

美俄「和解」的演變與安哥拉事件之考驗

紀清寅

一 「和解」的起源與限核談判觸

礁

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廿日就任總統時，曾宣稱：「經過一段對抗時期之後，我們已邁向一個談判時代」，這是美國對俄謀求和解的開端；繼而尼克森提議「以談判代替對抗」，進行「和解」政策，適與蘇俄多年來所倡導之「和平共存」攻勢論調相互輝映。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蘇俄並與俄會布里茲涅夫簽訂七項協定和條約，其中以「美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與「防止海上對抗行動協定」較為重要。一九七三年布魯克答聘美國，再與尼克森簽署了九項條約協定，並發表聯合公報指稱：此次美俄高層會議，是以「防止核子戰爭」與限制戰略武器的擴張為中心課題。此外，還發表了一項有關「限制戰略武器的基本原則」聲明，並擬經由雙方繼續作積極性的協商，其重點顯然仍在希望有進一步限制戰略武器的發展，此一時期是美俄「和解」關係達於高潮的時刻。

一九七四年六月尼克森再度訪俄，與布魯會談，力求達成一項有關「限制攻擊性核子武器的十年條約」，並「試行限制多彈頭飛彈」，藉以扭轉美國國內揭發尼氏水門事件的糾纏情勢。俄方早已窺知其底蘊弱點，乃敷衍了事，使尼氏徒勞往返。同年八月間尼氏終因水門事件鬧得不可開交，遂被迫辭職，由副總統福特繼任。

福特就任後，一本蕙規曹隨的姿態，繼續以推行「和解」政策為美國的外交路線。同年十一月福特與布魯會在海參崴舉行小型會議，對第二階段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達成原則性的臨時協議。雙方同意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各得擁有核子傳送器總數以二千四百為限，多彈頭飛彈不得超過一千三百二十^①。白宮祕書奈遜曾聲稱：此次美俄高峯會談，不但具有突破性的成就，且也獲得過去五年來尼克森政府所力求而未得到的成果。

然而自從海參崴會談之後，美俄「和解」關係即漸陷入困境，雙方不能獲致協議的問題愈來愈多，雖然在日內瓦進行的核子戰略武器談判仍然進行，但已形成長期的僵持。

國務卿季辛吉為求打破此一僵局，於本年一月廿日首途訪俄，擬與布魯及葛羅米柯外長進行具有決定性的折衝，扭轉當前雙方「和解」冷卻的情勢。

蘇俄「真理報」在季辛吉訪俄前二日發出評論說：「蘇俄人民認為俄美關係正常化及發展，是「和平共存」的一項最重要趨勢……如果俄美在核子談判方面不能採取一致的適合步驟，兩國間其他關係的進展便會喪失」。該報又強調：「俄國人民不想在這過程中節外生枝，希望俄美關係的發展中取得新的進展」。

據報導本年一月十三日美俄業經達成一項折衷的協議，該報導並引述洛杉磯時報駐莫斯科特派員貝達斯的話說，蘇俄已經同意對使用長程逆火式轟炸機加以限制，此項限制包括禁止空中加油，以防止其飛抵美國的海岸；美國也相對的同意就其巡弋飛彈的使用加以限制^②。由此看來，美俄此項談判在季氏訪俄前似已有大致的安排與默契。

然而季氏在訪俄第一天在酒會上，即強調地說：「如果蘇俄繼續支持安哥拉得勢的馬克斯主義派，則可能引起美國在另一地區採取強烈行動」。當季氏離開莫斯科時，又對俄共頭子們發出嚴厲的警告說：「我們不會長久忍受，我們遲早將會在其他地方採取反擊行動，以求對我們安全與利益造成的損害有所補償」^③。

縱然季氏行前與布魯舉行過一次記者會，雙方宣稱，在核子武器方面已獲有重大的進展。但季氏在莫斯科機場却對記者們說，雙方在原則上仍未能就一項限制攻擊性核子武器達成協議。蘇俄近年來玩弄的和解欺騙把戲，已使季氏嚐到苦果。他此行一無所獲，鐵羽而歸。

自從尼克森與布里茲涅夫，於一九七二年簽訂戰略武器限制初步協議以

來，美國一直憂懼莫斯科可能會故意歪曲或破壞協議中的各項限制條規。到目前為止，對蘇俄欺騙行為的指控，可歸納為以下五大類：

(一)雷達問題：美俄雙方原來同意，彼此不再改進某種類型的雷達，例如蘇俄的(SA-5)型雷達。換言之，不能再增加這類雷達追測彈道飛彈攻擊的性能。兩國又互相保證，不再利用模擬的彈道飛彈飛行，來試驗這種雷達。但是在1973年與1974年期間，蘇俄曾有十幾次紀錄，以其(SA-5)型雷達，作反彈道飛彈測試，雖經俄方否認，但經美方指證，蘇俄的確做過這種測試，而且多次在測試時，將實驗用的飛彈，加速到美國同類飛彈作越洲飛行時的速度。

(二)貯藏與發射裝置問題：第一回合的協議，禁止美俄兩國增建新洲際彈道飛彈發射貯藏窖，並於1972年七月一日生效。然而自1973年中期開始，蘇俄陸續建造一百五十個新的發射貯藏窖。當美國提出質詢時，蘇俄却狡辯說，他們所建的不是發射窖，只是指揮與控制設施。批評季辛吉的人則聲稱，蘇俄所謂指揮設施，和發射貯藏窖一模一樣，可以用來放置飛彈，而且蘇俄仍然維持許多原有的指揮控制設施。

(三)藏匿問題：美俄會互相保證，不以「故意的掩飾方法」，以妨礙對方偵察人造衛星觀察協議的執行情形。但自從協議簽訂之後，蘇俄曾在多處潛艇製造廠及飛彈試驗場所，加裝隱避用的棚蓋。美國批評者指稱，這些藏匿設施並不是用來防護惡劣天候的侵襲，而俄方的目的是為了掩飾他們的新軍備生產。蘇俄的確曾在多處軍備建造廠所，架構棚蓋，華府就此事曾表示不滿。

(四)反彈道飛彈試射場問題：第一回合戰略武器限制協議載明，對於已裝設在「現有」試射場的反彈道飛彈系統，不作任何限制。但是美國隨後發表了一項片面聲明，證明美國在北部地區及在太平洋中有兩處試射場與俄國在哈薩克斯坦有一處試射場。蘇俄對美國這項聲明，既未表示接受，也未表示拒絕。上年十一月間，美國情報人員報告稱，蘇俄在堪察加半島濱太平洋海岸地區，建造了一處龐大的反彈道飛彈試射場。美方立即指出該項建造計劃為戰略武器限制協議的「明顯與毫無疑問」的破壞。季辛吉還表示過，美國將要求蘇俄，就堪察加半島所設置雷達的功能，作一解釋。

(五)重型飛彈問題：雙方原約定，現有的輕型越洲彈道飛彈發射裝置，不

美俄「和解」的演變與安哥拉事件之考驗

能改變為發射重型彈道飛彈之用。談判人員當初從未對「輕型」或「重型」二名詞作精確的定義，但是美國認定蘇俄的SS-19是重型飛彈，SS-11是輕型飛彈。協議簽訂之後，莫斯科即開始將SS-11型飛彈，換為SS-19型，實際上，後者比前者重一半之多。在所有指責之中，這一項是季辛吉最難以解釋的。莫斯科即算是沒有違反形式上的文字條規，也已明顯的破壞了「第一回合戰略武器限制協議」的精神。而現在認定為最重的輕型飛彈SS-11，也被改換為更大更重的新武器。

季氏除了振振有詞的為「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政策作辯護外，又在本年一月初的一次記者會上，否認對福特總統有故意隱瞞蘇俄明顯違反協定的事實，又說批評者所指與事實不符。^④

二 從裁軍問題看「和解」

蘇俄在「和解」聲中，一再高唱裁軍運動，尤在上年間表現得很積極的要推動軍備限制，其因素有三：

(一)藉裁軍運動造成「和平」氣息，進一步瓦解西方國家的鬥志。

(二)藉裁軍運動以襯托毛共之好戰姿態，作為一種打擊毛共策略。

(三)藉全面核子禁試及禁止發展新式毀滅性武器，以維護其既得的強權勢力。

據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調查，一九七三年一年，蘇俄增設了四十枚洲際彈道飛彈，佈署推送量大，準確性高的SS-17、SS-18、SS-19等型飛彈，儘管這是在美俄限制核武器協定的許可範圍之內，但這也可以看出蘇俄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權威的「珍氏戰艦年鑑」指出，蘇俄核子動力及傳統潛水艇艦隊實力的增強，已遠超過其防衛的合理需要。^⑤

美國一些批評「和解」政策者，認為「和解」使蘇俄獲得若干西方的進步的科技，買到大批農產品，讓美國和西方世界多負起蘇俄共黨政權的經濟担子，使蘇俄得以更專心去發展軍備。

如果從蘇俄最近幾個月外交動向觀察，上述其他三個理由似乎更合於實際情況，從赫爾辛吉歐安會議之後，莫斯科兩個比較明顯「和平共存」的外交攻勢是「裁軍」和「重提亞洲集體安全」，認為歐洲安全會議的精神可以

應用到亞洲。

如果說裁軍對蘇俄內部可能造成不良影響，則它對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破壞性更大，因為蘇俄及其他共黨國家到底對外是關閉社會，對內部消息及情緒較易控制；西方則屬開放社會，整體的情緒有時緊張得慢，却鬆弛得快，不斷的強調「和解」，會促使西方國家喪失鬥志。

蘇俄裁軍運動能否推銷出去，現在仍然是個問題。如果蘇俄真正熱衷於裁軍，則現在進行中的第二回合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和歐洲平衡裁軍談判是重大的考驗。

福特總統為此已經一再提出警告，要求蘇俄以行動來證明它對「和解」的誠意。然而在核子僵局下的「和解」，蘇俄依照它的戰略計劃，來達成其擴張與征服的目標，基本上並未改變。因此所謂「和解」顯然還是一單行道。

三 美國對「和解」面臨挑戰

最難協調的爭論問題，究竟什麼是「和解政策」？一般美國人對「和解」所下的定義是：超級強國間「自求生存，也讓他人生存的相互關係」。但是克里姆林宮則另有用心，他們的「和解」辦法是：「我的我保留，你的不妨大家搶搶看」。「和解」這一名詞只有最近才開始出現在蘇俄的報紙中；每逢蘇俄領導階層需要向西方各國傳播一種「和解」路線時，它便使用「和平共存」這一名詞。對蘇俄來說，這個名詞意味着在不同社會和經濟制度之間，除了戰爭以外，還有暫時的和戰術的承認鬥爭和競爭，可是它對於意識形態問題並不表示妥協。

美國參議員高華德在一篇「檢討美國前途」的文章中說：「雖然原則上贊成美國政府尋求與莫斯科及北平改善關係，但和解本身並非一項外交政策」，「由於缺乏戰略性的外交談判，由於國會反覆無常，和國家的意志一直受到越戰處理錯誤的逐漸破壞，和解似乎僅只向我們的敵人揭露我們不適當的嚴重程度，而非我們意旨的效力」。又說：「如果美國繼續漂忽不定下去，美國不久將面臨世界普遍拒絕接受美國領導的情況，人人都將受害」。⑥

美國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在最近一期的幸福雜誌撰文說：「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從未像現在面臨對其生存的這麼可怕的威脅，美國與蘇

俄間的軍事均勢正變得不利于美國，『和解』及『貿易』都不能代替力量在保障國際穩定的地位」，「蘇俄把和解看成只是另一種的對立形態」，「售予他們工技可能有助於個人公司及蘇俄，但這種出售對解決政治問題，沒有多大助益」。

四 美俄「和解」經不起安哥拉戰

亂的考驗

季辛吉此次訪俄目的，一方面着重於謀求完成美俄雙方對第二階段限核武器協議的基礎，另一方面希望藉此說服蘇俄停止對安哥拉的介入。殊不料事與願違，與俄方談判竟形成南轅北轍，雙方立場大相逕庭。顯見蘇俄有吞併安哥拉的野心。

在一九七四年四月，當安哥拉的三個解放運動組織，即「人民解放運動」(簡稱(LPMA)以下簡稱人運)，「民族解放陣線」(簡稱(FNLA)以下簡稱民解)和「完全獨立聯盟」(簡稱(UITA)以下簡稱獨聯)與葡萄牙政府建立了和平關係時，葡政府分給每一組織一千五百支G-3型自動步槍，是希望這三個組織對未來安哥拉的政權，能在相同實力之下，有個平等的均勢與競爭。但事實上，却造成派系彼此在武器裝備上的競賽。由於目前各個擁有的噴射戰鬥機，薩姆七式地對空飛彈及坦克，他們具有的實力已超出一般人想像之外。同時由於各方以各種武器裝備不斷大量傾銷到安哥拉，已使其境內的戰亂，一時難有和平解決的機會，而各派之間也正依靠其雄厚的軍事裝備，來決定對領袖權的爭奪問題⑦。

一九七六年一開始，國際上頭號新聞題是安哥拉內戰，因為此一戰爭一起端即富有深厚的國際政治背景，不只涉及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國家，尤其涉及兩個超級大國。就戰爭的本身而論，安哥拉內戰一開始就脫離了非洲的游擊戰，而是越南式的坦克、飛機、大炮，火箭為主的現代化戰爭。

在安哥拉三個黨派組織中，「人運」是親俄而佔據了京都盧安達，又為蘇俄所極力扶植的馬克斯主義派；占領北部的「民解」，它有鄰國薩伊支持，兼和毛共有相當聯繫；在南部的「獨聯」，它有南非及尚比亞作後盾。美國已明顯的反對蘇俄干預安哥拉，故對第一黨派不同情，而對第二及第三黨

派則或公開的鼓勵，或秘密的給予軍火和其他物資的援助。

號稱「人民解放運動」的第一黨派，在蘇俄授予鉅注的積極援助下並有聽命於蘇俄的古巴不斷派運大量兵員參戰，同時又據有重要海岸線和產油地區卡賓達(Cabinda)它已成為三個黨派中最有實力的一派。「民運」與「獨聯」為爭取擺脫殖民地的統治，過去雖都以社會主義相標榜，但却反對蘇俄侵略集團，致而合力對付那一甘為蘇俄工具的「人運」，於是爆發了國際共黨培植革命運動的大動亂。但由於二者本身既不完全，彼此間尚存有嫌隙、猜忌、磨擦，且有過武裝衝突。因此不但不能分從南北兩方，夾擊它們的敵人，反而各不相讓，祇為一己打算，逞現出力薄勢弱，難以有所作為。

自從美國國會通過停止援安計劃後，蘇俄更肆無忌憚的以大量供應物資援助「人運」，其中包括捷製裝甲車、T—三四、PT七六水陸兩用坦克、SA—七飛彈，一二二公分多頭火箭發射器，反坦克大炮，臼炮，重機槍及OAK四七來福槍等。⑧

非洲團結組織高層會議調解安國內戰之失敗，係由左傾會員國從中作祟。但其中尚有半數反俄力量，不容忽視。然而安哥拉內戰節節升高，蘇俄與古巴運往安地的兵員與戰略物資亦日益增加。原駐秘利亞的四萬古巴裝甲部隊，已調往安哥拉。同時龐大的蘇俄艦隊約十餘艘亦集結於安哥拉外海，形勢日趨緊張。

美國就心整個安哥拉被蘇俄所控制，福特總統及國務卿季辛吉一再呼籲並警告說：如果蘇俄繼續介入安哥拉內戰，不只斷喪美俄間的「和解」關係，美國亦不能坐視俄國勢力在安哥拉發展，蘇俄則辯稱，他們是在支持「對

安哥拉戰亂的餘波

楊逢泰

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安哥拉是屬於這一類的鬥爭」。

為了遏止蘇俄羽翼下的「人運」勢力的囂張，美國曾以軍火支援「民解」與「獨聯」，但受國會的牽制，認為此項援助甚少實效，徒損美國聲譽，可能重演越戰悲劇。將決議禁止動用援安經費。福特總統因而坦率警告：「參院的行動是放棄責任，而今天放棄的責任，明天的報應將是更具有尖銳性的危機」，同時，又告知蘇俄，安哥拉問題，使美俄關係將更形緊張。目前福特只有運用外交的影響力並呼籲各有關國家停止運送作戰物資，撤出安境內所有外國戰鬥人員，但孤掌難鳴，徒喚奈何！

誠如美國註聯合國代表莫乃漢所說：「蘇俄要把安哥拉當作殖民地，如不加以制裁，就可危害南北美的安全，也可以威脅世界石油的運輸，骨牌理論一樣的適應於非洲，安國一倒，其他國家亦難倖存」。

據尚比亞盧色本月十四日電報導，安哥拉內戰中之親西方部隊，於昨日已放棄他們一貫的戰鬥方式，而潛入叢林中，另行展開對蘇俄派系的游擊戰。安境戰爭已近尾聲，大局已難於挽救。這也顯示了美俄「和解」經不起安哥拉戰亂的考驗。

註①請參閱問題與研究第十四卷第四期拙作「美俄海參崴會議的透視」。
註②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聯合報。
註③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註④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一〇三五期國際現勢轉載美國新聞週刊稿」。
註⑤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聯合報專欄。
註⑥一九七六年一月卅一日中央日報。
註⑦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一〇三一期國際現勢轉載洛杉磯時報」。
註⑧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一〇三九期國際現勢」。

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軍隊，在蘇俄和古巴的援助下，攻佔了親西方派系的首府胡安波。城內居民慘遭屠殺①。安哥拉

安哥拉戰亂的餘波

完全獨立國民同盟的司令部於十三日命令軍隊撤出最後的陣地，進入叢林，從事游擊戰②。安哥拉的內戰急轉直下，已成尾聲。人民解放運動的領袖奈杜已成爲葡萄牙撤退後的「合法繼承人」，雖然蘇俄介入安哥拉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但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安哥拉宣佈獨立以來，在短短三個月中，